



# 时间之外

■郑茂琦

边关的群山寂静无言，那里面有战士的孤独，也有班长的温暖。

一个来自边疆的战士跟我讲过他最感动的一个瞬间。那是新兵第一年，他在雪山顶上一座小小的哨所值哨，每天目睹太阳升起，守候月亮降落。清晨，他在外面站岗，冰冷的风顺着鼻腔填满他的胸膛。这时，班长出来了，本来只是站在一边定定地看着他，过一会儿突然走过来，蹲下身抓摸他的裤腿。战士一惊，以为自己的裤子没穿好。结果班长问战士，冷不冷。战士回答说，不冷。班长又看了一眼战士，笑着走了。战士说，班长那天像父亲一样摸我的裤腿，这种感觉不知伴我度过了多少清冷的日子。

班长，这是一个多么亲切而响亮的称呼。作家张曙光笔下几个班长的形象也是那么亲切真实，像存在于时间之外的故事，在一代代官兵身上续写着。在军旅生涯里，总有一个班长在脑海里照亮一段记忆。冰冷的风，不再冰冷；滚烫的血，依旧滚烫。

诗人说，军营像花园一样美丽。有拼搏，便有爱美的心灵；有艰苦，便有生活的香甜。



# 长征

第 5694 期

本版插图：李晓明 插图制作：贾国梁

## 兵故事

用文学抵达真实

“冲啊”“加油”……老班长严亮在梦中不断地喊着，吵醒了妻子刘宏。

“老严，醒醒。”刘宏轻轻地推推他，顺手拿起床头柜上的一杯水递过去。不想严亮一把推开：“好样的，夏星辰！”

当小学老师的刘宏很清楚严亮的这种“兵的状态”，于是使劲摇摇他的脑袋：“我的严大班长，你醒醒，好好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严亮用手抹抹眼睛，卧室内温馨静谧，他躺在宽大舒适的双人床上——上床、绿皮衣柜，并在一起的写字桌，那融入他生命中的战士宿舍已经成为过去，他现今已转业成为一名民警。

“又梦见部队上的事了？”妻子又给他倒了一杯水，笑着问。

“夏星辰，这个兵，你还有印象吗？”严亮说。刘宏对这个兵当然有印象，他很特别，面皮白净，细高挑个，不像其他的老兵，见了面总是大大咧咧地喊她“嫂子”。

“快看看，小夏给我发喜报了。”严亮突然拿起手机，打开，“他提干了，挂上一杠一星了！”严亮目不转睛地看着小夏荣升少尉的喜讯，鼻子眼睛都在乐，简直看不够，就像自己提干了一样忘我。严亮的神情感染了妻子，她也凑上去看那个信息，分享着丈夫的喜悦。

明亮的灯光下，两人的目光定格在床头柜上那张严亮穿着军装和儿子严冠军站在隧道口哨位旁的照片上。

### 二

“无论走到哪里，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当兵的地方。”这话严亮对刘宏说了无数次，每次都目光定定地望着远方，很严肃很认真地讲。

刘宏绝对相信他说的话。那里没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没有烟波浩渺的大海，没有闹市的繁华喧嚣，那是黄土高原上的一条偏僻山沟。

中队在大山深处守护国家西气东输工程的一个重要隧道口。半山腰一处平缓的坡地有一排平房，东西两侧长着高大茁壮的白杨树，正中是老兵们自己动手搬山平坑建起的半个篮球场。严亮第一次在这个特殊的球场上打球时，激战中，他一个长传球发没接到，篮球直接滚到山沟里去了。

到中队后的第一个冬天给严亮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年雪下得早，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一下子把大山沟点缀成银白色的世界，美得令人惊艳。新兵小方忍不住张开双臂大声朗诵伟人的诗篇，“北国风光，千里冰封……”大雪封路，山下的给养送不上来，米面不足了，大家连着吃了几顿挂面。小方受不了，给母亲打电话还哭了一通鼻子。中队让黄班长带五人下山购

粮，黄班长选了严亮、小方和其他三位战士。小方身材单薄，到山沟后情绪不是很稳定。他知道这次黄班长能选中他，是一种信任和鼓励。他们在光滑的雪道上小心地行走，摔了无数个屁股墩儿。但大家兴致很高，小方即兴唱起了“穿林海，跨雪原”，说此刻我们多像林海雪原里的小分队啊，大家赞同他这一说法。终于赶到山下最近的小镇，买完萝卜白菜和米面油还有肉类，已是下午三点多了。黄班长和大家商议，是住一晚养精蓄锐，明天一早返回呢，还是当即返程？战友眼巴巴等着我们呢，现在就走！其他几个人异口同声。返回的路上，风更大，雪更猛，他们背着给养，在风雪交加的山道上艰难行走。白雪茫茫的大地上，一般人根本分不清哪是路，哪是沟。这难不住黄班长，他号称“活地图”，一马当先在前带路，大家一个跟着一个的衣服跟进。突然，紧跟黄班长的一个小方一个趔趄，黄班长反应神速，一把抓住了他，但大家都摔倒了，整个队形散了。大家很快整顿行装，又一个拉一个地跟着黄班长前进。天已黑透，这支小分队艰难地行进在空无一人的山道上。咱们会不会迷路啊？走了一段后，大家情绪有些低落。不知啥时候，黄班长已把小方的给养扛在自己的背上。黄班长提议，咱们唱歌吧，于是就带头唱起了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唱着唱着，大家就忘记了黑夜，把担子抛到了脑后。

“快看，前面有灯光！”小方眼尖，第一个撒着欢儿喊道。原来是中队长带人打着手电筒来接应。两组人马会合了，大家呼喊着，紧紧拥抱。到了营地已是下半夜了。营区里灯火辉煌，指导员带着大家欢迎勇士凯旋。那一晚，小方哭了，他对黄班长说，我再也不离开我们中队了。

后来，小方超期服役，转了军士，成为一个优秀士兵。严亮也军政兼优，支队有意调他到轮训队当班长。轮训队在市里，可严亮不愿离开大山沟。黄班长退役时，望着院两旁高大的白杨树，对即将接替他的班长的严亮说：“守好隧道，带好兵。”

### 三

新兵夏星辰很有文艺范儿，到部队想当个文艺兵。他是艺术类大学生入伍，能歌善舞。入伍时，他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文艺天赋，特意背了一把吉他。中队举办的迎新晚会上，他表演了吉他弹奏、街舞、独唱，大出风头。中队在大山沟，四周都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山间零星有几户人家，可以看到山坡上有羊群或牛群在悠闲地吃草。刚开始那阵儿，从北京来的小夏感到很新奇，天是蓝的，云朵像棉花一样洁白，那咩咩叫唤的羊群在草丛中随着微风时隐时现，简直像一幅油画，美得醉人。他常常一边看看山，看看天，一边情不自禁哼着歌儿。

时光流逝，小夏那股新鲜劲过去了。晚会嘛，只有在节假日才办一次，这地方兔子都不拉屎，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枯燥乏味。他喜欢以自我为中

心，处处显示自己的文艺才华。几十个兵在大山沟里，除了上哨就是训练，他的军事素质偏弱，器械、障碍，还有五公里，都是挡在他面前的拦路虎，让他望而生畏。思想抛锚了，就动小心思，想托人活动活动调到机关。愿望是美好的，现实很骨感。那天黄昏，他一个人站在长满茅草和沙枣树的山坡上，望着西边天际燃烧的云朵发呆。

班长严亮悄悄站在他身后，不说话。新兵小夏感觉得到，这个人站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小夏知道，这个人有许多话要对他说，比如，隧道的重要性，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关系到国计民生，当守护隧道的兵职责光荣，使命重大。比如，动作跟不上没关系，每个人都要过这一关，世上一勤无难事，只要肯吃苦，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兵……这些话，他的耳朵已经听出茧子了，他想用棉花把耳朵眼儿堵起来。为了当个好兵，他要在这大山沟里耗费青春大好年华，舍弃自己的艺术追求，吃苦受累干下去吗？他此刻的心思班长不懂，他要站在舞台上面对成千上万的粉丝歌唱，接受掌声鲜花，当然，还有她。

那个她是他大学音乐系的同窗，歌甜人美。在校园里，他们相互依偎在假山旁、人工湖畔走过，那是一道风景。那阵子他看了征兵广告，不顾她的反对一门心思想当兵。现在，她还在校园里为实现梦想而拼搏。他呢？茫然四顾，唯有泪两行。

起风了，深秋山沟里向晚的风有些刺骨，夕阳把他单薄的身影拖得长长的。严亮轻轻上前，拍拍小夏的肩膀。小夏怕疼似的往一旁闪了一闪。“小夏，心里郁闷就喊出来吧。”班长双手呈喇叭状放在嘴边“啊，啊——”地喊了起来。那声音穿云裂帛，山鸣谷应，那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音乐啊。小夏跟着吼了起来。

天暗淡了，两个人喊山喊累了，心也平和了，在茅草地上坐下来。“班长，你在这山沟里干了十几年，有意思吗？”小夏问。严亮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给小夏讲起了过去，讲起了老班长。“现在我们住上了楼房，室内有了空调、移动电影院，电脑配到了班，足不出户，可以畅通天下事，无论天气再恶劣，影响不到我们正常生活。以前生活多艰苦啊，吃水要到几公里外的山沟里去挑，看一次电影像过年。老班长当兵十几年没有在家过一次年，大龄青年一直没有相上亲……”对于老班长，严亮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这个军中硬汉流泪，是临退役时黄班长军装前挂满军功章，面对军旗宣誓时泪流满面的样子。那情景，印刻在他心底。“因为我们是军人，所以对军旗爱得如此深沉。”

小夏望着严班长，似乎想从他身上看到黄班长的影子。之后，无数晨光中，严亮认真指导小夏练习单杠；无数黄昏下，严班长陪着小夏在奔跑。小夏脸上又恢复了乐观的笑容，歌声又时不时地从心中发出。

那天上午，夏星辰正在隧道口上哨，严班长匆匆赶来，接替他上哨。原来，部队文艺轻骑队到中队演出了，严班长还推

■张曙光

荐小夏参加互动节目。轻骑队队员全部来自基层，无论歌曲、小品、快板、相声，还是情景短剧，都是兵言兵事，身边人演身边事，兵味浓郁。小夏应邀和轻骑队队员表演了一个战味十足的舞蹈，并在战友们热烈的掌声中独唱了《就为打仗仗》。压轴的小品《喜报》反映的是本中队班长严亮的真人真事：班长严亮入伍十余年，军政素质过硬，一心扑在工作上，夺得总队比武金牌，所带班三次荣立集体三等功，个人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六次；去年6月，他随队参加总队比武，适逢妻子分娩，为了中队荣誉，他把这消息藏在心底，照常参加比武，最终夺得总分第一名；他第一时间把喜讯向妻子报告，恰逢妻子顺利产下一子……

小夏含泪看了这个小品，他从来没有感到文艺有如此神奇的魅力，直抵心灵，触动一个人的思想。小夏在轻骑队出色的首秀，引起了部队领导的注意，请他跟着参加轻骑队接下来的巡演。此后，他们上高原，到海防，大小演几十场，小夏的文艺天赋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巡演结束后，领导希望他留下来。他摇摇头，坚持回到了大山沟的哨位。

### 四

严班长当兵最后一年，面临退役。他和他的黄班长一样，当兵十多年未回家过春节。这一年他有个心愿：穿着军装和家人在春节照个团圆照。但，这最后的机会，他还是让给了一个要结婚的战友。中队领导过意不去，就动员他让家属到中队过年。严班长心动了，儿子严冠军（儿子出生时他夺得了冠军，为此妻子就给儿子起名叫冠军）两岁多了，他想让儿子到军营来，看看他父亲战斗过的地方，在儿子幼小的心灵里留下军营的印记。

于是，妻子刘宏就带着儿子严冠军来部队过年。大红的灯笼，红火的中队晚会，一张张笑脸，处处洋溢着笑声。小冠军成了明星，兵叔叔们争着抱他，给他讲故事，给他好吃的，小冠军开心极了。父亲牵着儿子的小手，走走营区鹅卵石铺就的小道，抱抱粗大的白杨树，到隧道口的哨位上拍了一张照片。

严班长退役时，小夏拉着他的手说：“班长放心，我会是个好兵。”严班长笑着说：“你已经是合格的兵了。”小夏调皮地笑笑，望着班长郑重地说：“我有一个请求，希望班长别离开我，我一直看着你成长。”

营区高大的白杨树听到了他们的约定……

干民警这几年，严亮因为工作实绩突出，常常被领导点名上合作报告，而他报告的最后一句话总是：“我永远是一个兵！敬礼！”

家里床头柜上，一直摆放着他和儿子在隧道口拍摄的照片。严亮醒着的时候常常看看，有时梦中又回到了哨位上。他的根在那里。

# 父亲的“朋友圈”

■王明洪

## 微纪事

微乎，不是零碎是粹精

父亲的微信“朋友圈”很单一，从使用到现在就更新了一条动态。

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对他说：“爸，你的‘朋友圈’再不动动态，就要长草了！”父亲听完，嘿嘿一笑：“哪有那么多重要的事要发啊。”我皱皱眉，开导他：“吃、喝、玩、乐都能发，怎么说没东西发呢？”他撇撇嘴，不屑一顾：“发那些东西有啥看头。”我摇摇头，不再反驳。

其实父亲嘴里最重要的事，都体现在“朋友圈”那条动态上，就是我的三等功喜报被县里联合镇、村三级送到家的当天。那年由于我在部队工作成绩突出，年底荣立三等功，我把这个喜讯第一时间告诉父亲。他喜不自胜，很长一段时间里，逢人便介绍一番，自此开始便带着县里送喜报的队伍来家中。

当县里送喜报的确切时间定下来后，父亲欢天喜地，比过年还要高兴，提前和母亲张罗着打扫室内外卫生。那



人员紧急驰援，医院也派出医疗队奔赴武汉。在战友们发回报平安的视频里，曹旖旋从他们眼神中看到了一束光，那是履行使命的荣光。

2020年，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文职人员统一考试再次举行。她吸取上次准备不充分的教训，决心抓住这个机会。这次，她如愿以偿。

接到录取通知的第一时间，曹旖旋来到被装库，在积满灰尘的架子上找到那身熟悉的军装，掀开衣服的下摆，口袋里写着一个小娟秀的“曹”字。

随着新式服装换发，曹旖旋把这身旧迷彩上交了。不过这次她并不感伤，

因为她即将穿着全新的迷彩走进训练场。

在一台野战医疗车上，曹旖旋刚刚为一名手部骨折的战士进行了清创。手术结束后，曹旖旋离开手术车，走进附近广白的白桦林。微风吹过，带着阵阵白桦清冽的气息。曹旖旋抚摸着那不甚粗壮的树干，眼睛则往更高处望去。白桦树没有太多的枝枝蔓蔓，总是笔直地伸向更高的天空。

曹旖旋望着白桦树，树上的一双双“眼睛”也在回望着她。

忽然，远处有人喊“曹旖旋”。“到！”曹旖旋回头，奔往队伍的方向。

# 美丽的树眼

■张钰 张钰圆

## 军营新传

时鲜的军旅故事

“有人说，树眼是白桦树在生长过程中克服隐痛，挣破树皮留下的疤痕。它们横生在树干上，鱼形的纹路真像许许多多的眼睛。”“眼睛”是它们一次次破裂后的伤口，是一次次地再生，是一次次与困难搏斗的印记。”

曹旖旋读到这篇文章时，她刚刚参加完文职人员考试。她自然不会知道，此后她的经历会像白桦树一样，必须经历伤痛才能向上生长。

曹旖旋从18岁就入职部队医院，跟“国防绿”朝夕相处，那抹绿色也深深印在了她的心头。因为工作能力不错，那年，曹旖旋成为文职人员，圆了自己的“迷彩梦”。

2018年，按照要求，现有的文职人员必须经过考试才能纳编。曹旖旋信心满满地参加了考试。

“曹旖旋。”一个低弱的声音把沉浸在阅读中的曹旖旋唤醒。抬头一看，原来是单位政工处新来的年轻女干事。曹旖旋望向她，却见那女干事支支吾吾。

“不是不是我考试没过？”曹旖旋先开口了。

“就差两分。”女干事不敢看向曹旖旋。后来，说起这段经历，她总也忘不了女干事脸上黯然的神情。上交绿迷彩时，曹旖旋抽泣起来。

那身洗了又洗的绿迷彩袖口已然磨损，泛白的布料记录了曹旖旋此前的苦与甜、笑和泪，也承载了她心中的荣誉和

骄傲。

在一次上级组织的考核中，刚刚进行完3公里考核，曹旖旋所在的救治组就被抽选进行野战手术车展开的计时考核。组员们满是疲惫，但仍打起精神迎接考验。在展开的过程中，曹旖旋的膝关节受了伤。但在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考核亦是如此，她忍着疼痛继续奔走。随着计时的秒表按下暂停，野战手术车展开完毕，小组比规定时间提前两分钟完成任务。那次，她就是穿着这身迷彩。

纳编考试虽然不合格，医院经过研究，还是决定将曹旖旋转为聘用人员。

那年春节，新冠疫情发生，各地医护